

# 論伯元先生對聲韻學的開拓與應用

竺家寧\*

2014.10.25 上午 9:20

成功大學第三十二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專題特聘演講，文學院演講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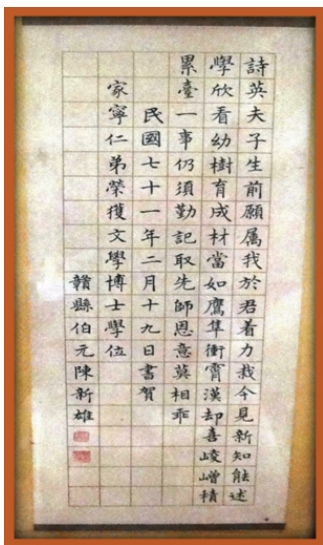
## 一、前言

伯元先生是章黃學派的傳人，他不但承繼了章黃學派的學術理念發揚光大，更開拓了章黃學派，證明了章黃之學不是停滯保守，而是不斷地向前邁進，不斷地更新調整，這就是章黃之學的根本精神。我們回顧從章太炎先生到黃季剛先生，在聲韻學的層面，就產生了很大的更新與調整。例如古韻分部，章先生是二分法，黃先生就改為三分法；章先生分二十三部，黃先生擴充為二十八部，呈現了兩位先生在古韻研究上的巨大差異。這種不斷向前開拓的精神，正是章黃學派的核心價值。

伯元先生在聲韻學的研究上，也秉承了這種精神，做了多方面的更新與開拓，這是我們最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例如古韻分部，伯元先生在黃季剛先生的晚年三十部基礎上，擴增為三十二部，說明了章黃學派並不主張通篇用「本師曰」，盲目的來為前人說話，也不贊成做前人的影子，重複過去的研究成果，而是把一切學術拿來重新檢驗，進行不斷的修整與補充。唯有這樣，學術才能不斷的繁榮滋長，使舊枝萌發出新芽來。回顧千百年來的聲韻學研究，不就是在這樣的努力下，一棒接一棒，而有今天的輝煌成果嗎？

---

\*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



2001.5.16 中正大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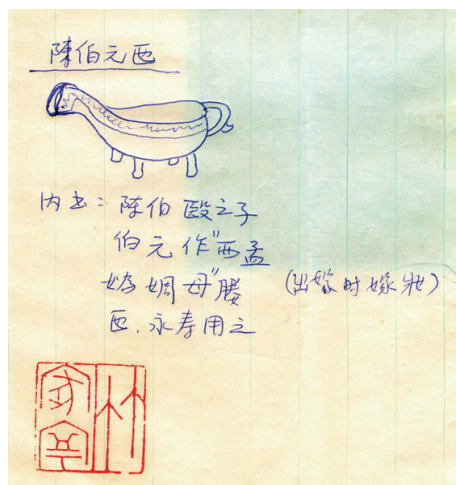
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伯元先生在聲韻學的兩項重要突破，一是他對複聲母的探索，提出了研究的新材料，一是他對聲韻學的應用層面，進行了語言風格學的探討，跟文學結合起來，特別是對蘇東坡的詩詞韻律做了深入的剖析。另外，我們也觀察了伯元先生在學術研究之外的一面，他的風古典範和憂國憂民的浩然正氣，這種精神和他的學術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。

## 二、伯元先生的複聲母研究

### 1. 複聲母是了解上古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

回顧上古音研究的歷史，有幾個重要的里程碑，第一是清儒的古韻分部，從顧炎武到江有誥、王念孫，使上古韻母的類別有了客觀的歸納。第二是聲母的研究，由錢大昕開始，提出了著名的「古無輕唇音」條例，比西方的格林語音律（ $p > f$ ）早了一百年，顯示了清儒對中國語言學的研究絕不落後於西方。第三是上古聲調的研究，發現了聲調的來源起於不同的輔音韻尾。包括了去聲的  $-s$  尾，和上聲的喉塞音韻尾。第四就是百年來的複聲母研究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。

從艾約瑟到高本漢到林語堂、董同龢、周法高、李方桂、鄭張尚芳，就同清儒



竺家寧繪製之銅器[陳伯元匜]。  
鑄有：「陳（陳）白（伯）媯之  
子白（伯）元乍（作）西孟媯媯  
母承（媯）匜，永壽用之。」四  
行共十九字銘文，原器今藏台北  
故宮，不能拍照，故手繪之

的古韻分部一樣，一棒接一棒，越來越清楚，同時也釐清了複聲母和詞頭的關係，把詞頭的辨異功能和語法功能說出來，這方面學者們做出了卓越的貢獻。

## 2. 複聲母研究的三個階段

綜觀複聲母研究的百年歷史，大約可以分為三階段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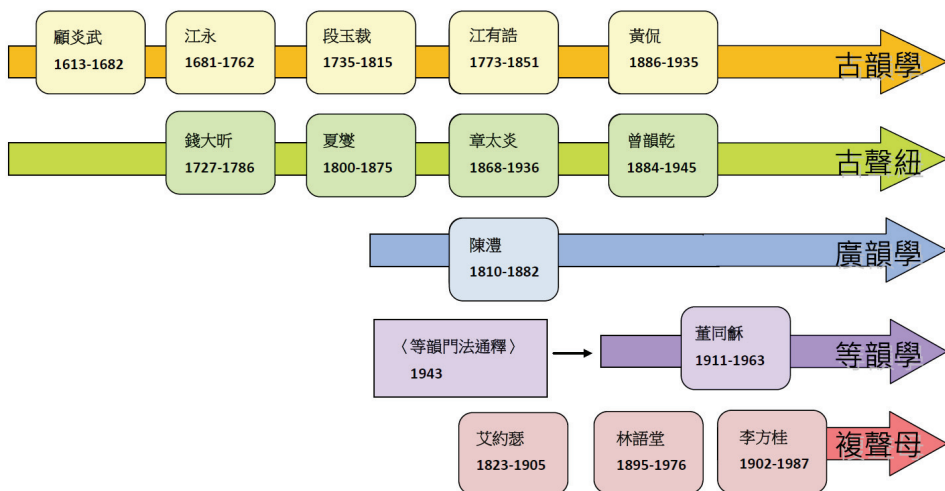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個階段在十九世紀末葉，西方漢學家艾約瑟首先提出了上古漢語存有複聲母的可能性。

第二個階段在二十世紀上半，屬於「懷疑與論辯」的階段，有些學者延續了艾約瑟的發現，進一步探索了各類型的複聲母形式，有些學者提出了質疑，認為漢語不可能具有像英文那樣的複聲母。任何學術發展的歷程都會經過這樣的過渡階段，發生正反兩面的討論，像西方的哥白尼提出地球繞日的發現，達爾文提出生物的進化論，當時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對聲音。複聲母的研究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。

第三個階段在二十世紀下半，是「確立與系統」的階段。這個階段經歷了半個世紀學者們的討論與驗證，逐漸塵埃落定，質疑的論點逐漸的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，研究的方式也從原先的一種一種的複聲母類型討論，發展成系統的研究，也就是從原先的論文證明有這類複聲母，有那類複聲母，發展為探討上古漢語的所有複聲母是如何構成一個體系的，這種系統性的研究，海峽兩岸不約而同的在 1981 年分別提出了兩篇論文，一是嚴學窘《原始漢語複聲母類型的痕跡》發表在第十四屆

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，後來又在《中南民族學院學報》1981 年第 2 期發表，一是竺家寧 1981 年 7 月的博士論文《古漢語複聲母研究》。

這兩篇著作首次把上古音複聲母做了全盤系統化的描述，是複聲母研究歷程上的一個重要指標。嚴學窘先生在《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》（1998 年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）的序文中說：「我跟竺先生素未謀面，不通音訊，研究的興趣卻是相投的，研究的結論，也有許多地方是相通的。」兩岸研究進程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，瓜熟蒂落的表現。



### 3. 從水經注當中證明了複聲母

伯元先生利用酈道元的水經注探索了當時遺留的複聲母痕跡，他在論文的摘要中說：

酈道元的水經注裡隱藏了許多語音現象，值得研究中國語音史的人重視，本文搜集了水經注裏有關語音的資料，試用現代語音學理及歷史語音的演進各方面加以解釋。發現像陰陽對轉、複聲母、一二等混淆……等問題，在水經注裏頭就早已埋藏了許多線索。本文乃一一加以發掘，細加解釋，是研究水經注語音現象的一篇專文，也是一篇有助於瞭解自上古音到中古音過渡期間語音的演變，重要的語音資料

的整理。

酈道元（466-527），字善長，北魏地理學家，北魏範陽郡涿縣（今河北省涿縣）人。酈道元十多歲時，就遊青洲江河，喜愛大自然。曾襲封永寧侯。曾任東荊州刺史，著有《水經注》，是著名的文學與地理學著作。故居在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涿縣境內。《水經注》是西元 6 世紀我國第一部以記載河道水系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，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有過深遠影響。《水經注》是以《水經》所記水道為綱，《唐六典》注中稱《水經》共載水道 137 條，而《水經注》則將支流等補充發展為 1252 條。注文達 30 萬字。涉及的地域範圍，除了基本上以西漢王朝的疆域作為其撰寫對象外，還涉及到當時不少域外地區。所記述的時間幅度上起先秦，下至南北朝當代，上下約 2000 多年。它所包容的地理內容十分廣泛，包括自然地理、人文地理、山川勝景、歷史沿革、風俗習慣、人物掌故、神話故事等等，有系統地進行綜合性的記述。除了豐富的地理內容外，還有許多學科方面的材料。諸如書中所記各類地名約在 2 萬處上下，其中解釋的地名就有 2400 多處。所記中外古塔 30 多處，宮殿 120 餘處，各種陵墓 260 餘處，寺院 26 處以及不少園林等。可見該書對歷史學、考古學、地名學、水利史學以至民族學、宗教學、藝術等方面都有一定參考價值。

《水經注》在語言運用上也是出類拔萃的，僅就描寫的瀑布來說，它所用的詞彙就有：瀧、洪、懸流、懸水、懸濤、懸泉、懸澗、懸波、頽波、飛清等。所以我們說《水經注》不僅是科學名著，也是文學、藝術、語言的珍貴資料。《水經注》有如此深遠影響，這與酈道元治學態度的認真是分不開的。為了著作此書，他搜集了大量文獻資料，引書多達 437 種，輯錄了漢魏金石碑刻多達 350 種左右，還採錄了不少民間歌謠、諺語方言、傳說故事等，並對所得各種資料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，親自實地考察，尋訪古跡，追末溯源。書中許多珍貴資料早已失傳，不少人從中可以輯佚或校正一些古籍。

伯元先生〈酈道元水經注裏所見的語音現象〉一文，見中國學術年刊第二期，民國六十七年六月。該文就六世紀初的水經注當中隱含的複聲母證據，提出討論，共得八條，我們分別討論如下：

## (1) 鄔水=慮水，慮鄔聲相近。 慮 \*gl &gt; l : 鄔 ? (慮 gl 从虍 x 聲)

伯元先生擬構的上古 gl- 複聲母，是所有複聲母形式當中，發現最早的一類。高本漢曾經提出「洛從各」得聲的問題，擬構了「洛 gl- > l-，各 kl- > k-」的複聲母。這個 gl- 後來變成了來母，是因為濁音容易消失的緣故。開頭的 g 是一個全濁音，比次濁的 l 失落得更快。伯元先生的擬構，完全符合語音演化的原理。

## (2) 參辰口=陰口，參陰聲近，蓋傳呼之謬耳（服虔曰：水南曰陰，口者，水口也，參、陰聲相近，蓋傳呼之謬耳。） 參 \*s &gt; ʃ : 陰 \*s-k &gt; ? (此 s 為詞頭 Prefix)

這一條伯元先生提出了詞頭 s-k 的看法，詞頭是具有辨義功能、語法功能的成分，他跟複聲母有密切的因果關係。這一部分，學者們已有很多的發現。複聲母研究的進程，在系統化的擬構之後，學者們接著注意到了前綴問題，也就是複聲母的開頭成分是否有構詞功能或者語法意義呢？這方面伯元先生的想法和下面幾位學者是相呼應的。

梅祖麟《上古漢語 \*s- 前綴的構詞功用》提出了 \*s- 的使動化作用。例如：

			反切	聲母				反切	聲母
1	順	*djəns > dʒjuən	食閏	船		馴	*sdjən > zjuən	祥尊	邪
2	食	*djək > dʒjək	乘力	船		飼	*sdjəks > z ʔ	祥吏	邪
3	滅	*mjat > mǝt	亡列	明		蹶	*smjat > xjwǎt	許劣	曉
4	叱 (感 化)	(訛)ngwar > ngwa	五禾	疑		化	*sngwrars > xua	呼霸	曉
5	麗	*C-rigs > liei	郎計	來		灑 (雕文 貌)	*srjigx > ʃjē	所綺	生
6	吏	*C-rjəgs > l ʔ	力置	來		使	*srjəgx > ʃi	蹀士	生
7	隕	*gwjəns > jwən	于敏	云		損	*skwənx > suən	蘇本	心
8	桓 (柱 子)	*gwan > vuǎn	胡官	匣		宣 (宣室, 發布)	*skwjan > sjwǎn	須緣	心

\*s-還有名謂化作用，例如：

名詞>動詞									
9	帚	*tjəgwɿ > tɕjəu	之九	章		掃	*stəgwɿ > sɔu	蘇老	心
10	禳 (消災 祭典)	*njang > nɕjang	汝陽	日		襄 (除去)	*snjang > sjang	息良	心
11	途	*dag > duo	同都	定		徐	*sdjag > zjwo	似魚	邪
12	術(道路)	*djət > dɕjɛt	養聿	船		遂 (前進)	*sdjəts > zjwi	徐醉	邪
13	虞	*ngjans > ngjen	語堰	疑		獻	*snɡjans > xjen	許建	曉
14	臬	*khrjəgwɿ > tshj u	尺救	昌		噢	*skhrjəgwɿ > xjəu	許救	曉
15	爪	*tsrəgwɿ > tɕsau	側絞	莊		搔	*s-tsəgw > sɔu	蘇遭	心

梅氏指出：上古漢語的 \*s- 本身表示方向，所以有使動化、名謂化，標誌心理狀態等等功用。他認為烏爾芬登（1929）曾指出藏文的 s- 最初可能是個方向化的詞綴，由此可知漢語的 \*s- 和藏文的 s- 同源。此外，潘悟云〈上古漢語使動詞的屈折形式〉一文認為自動和使動形式的這種語音關係，同樣見於漢語。例如 s- 前綴的使動功能：

失，式直切，擬作 s l j ĭ t。但有經師音注指明它還有喻四的讀法，如《荀子·襄公》：「其馬將失」注：「讀為逸」或寫作佚、逸，擬作 \*l ĭ t。

視：承矢切。與之諧聲的祁渠脂切，故視為跟見系諧聲的禪母字，應擬作 \*g l j ĭ，自動詞。示，神至切，船母，擬作 \*s g l j ĭ s，使動詞。

脫，他括切，跟喻四諧聲，故擬作 \*khl lot，可比較藏語的 glod（鬆脫），緬甸語 klwa，景頗語 lot，原始苗語 G-lwat。此字常跟「說、稅」相混。說或稅，舒芮切，擬作 \*s k l j ǒ t s，應該為脫的使動形式。

這些研究標誌了複聲母研究的進一步發展。特別是詞頭。s- 在動詞、形容詞前，作「使動詞頭」，例如：鄭張尚芳（1990）



寤 ŋa→蘇 sja (使醒)

移 lal→徙 slal~slel (使移)

還 fiwan→旋 sfiwan (使還)

### (3) 羊里亭=羊子城，韻近字轉耳， 里 l：子 \*tsl > ts (李 l- 从子 tsl 聲)

這一條伯元先生提出了 tsl- 型的複聲母擬構。並由李和子的諧聲關係加以論證，跟《水經注》的資料完全符合，說明了擬音的可靠性。李和子的關係，另外也可以從上古的「行李」一詞看出來：

原來，「李」字是一個同音通假字，它的本字是「使」字，「行李」就是「行使」，原先指的是「來往的使節」，在語義上，逐漸由指人的概念演化為專指其所攜帶的物品，於是現代的「行李」這個詞就形成了。

接著，我們還應該了解「李」的本字為什麼是「使」。我們從語音關係來說明：

「李」字是一個形聲字，它的聲符是「子」，聲符具有注音的作用，原來「李」字唸做 [dzli]，「子」字唸做 [tsi]，它們的韻母相同、聲母近似，都是舌尖塞擦音（古代把 dz、ts 看作是同一類「齒頭音」）。

「使」字也是一個形聲字，它的聲符是「吏」。在古代，「使」字唸做 [sli]，「吏」字唸做 [li]，兩個字的發音近似，所以可以用來組合成形聲字。

「行李」和「行使」的發音關係是「行 dzli」和「行 sli」，兩者發音近似，所以能構成同音假借的關係。這就是「行李」一詞來源的秘密了。

「行李」[gang dzli] = 「行使」[gang sli]

伯元先生[子]上古擬音 \*tsl > ts，而李从子聲，它們之間的語音關係就是：

李 (dzl > l) 从子 (tsl > ts) 聲。這樣無論從橫的諧聲關係看、通假關係看，或者從縱的演化關係看（遵從濁音先消失的原則），都是順理成章的。

### (4) 角崩山=角林山，世俗音譌也。 崩 \*pl > p：林 l (崩 pl 从朋聲，朋即古文鳳，鳳从凡聲，从凡者有風，从風者有嵐 l)

伯元先生所擬的 pl- 複聲母，屬於帶 l 的一類複聲母，是證據最多、發現最早的一類。除了《水經注》的證據，伯元先生又拿「風」字的古讀作為旁證。「風」字讀為 pl- 型複聲母，現在還殘留在韓國話當中。也保存在《楚辭》當中，風神的



名字「飛簾」裡頭，還有「風曰字覽」的紀錄，都足以作為旁證，說明伯元先生的擬構是正確的。

(5) 窮水，音戎，並聲相近。 戎  $*s\eta + j > \eta z$ ：窮  $*r > g-$ （从戎  $s\eta-$  聲者有城  $s-$ ）

這一條伯元先生擬定了  $s\eta-$  複聲母，屬於帶  $s$  的複聲母一類。這個帶  $s$  的類型，跟帶  $l$  的類型一樣是學術界最早發現且最為確定的上古複聲母。 $s\eta-$  複聲母在上古漢語普遍存在，例如李方桂先生就曾經討論過「午」字的音讀，源自上古的  $s\eta-$  複聲母。我們還可以從「卸从午聲」的結構中證明，同時，「午」字的  $s\eta-$  至今仍保存在台語（Tai Language）當中。

(6) 力口=棘口，棘子木=力子木，棘力聲相近。 棘  $*kl > k$ ：力  $l$ （棘人  $*b'l$  从棘  $*kl$  聲）

這一條伯元先生所擬定的  $kl-$  和  $bl-$  屬於帶  $l$  的一類複聲母，這一點，從考老的轉注關係、京涼的諧聲關係、必瑟的諧聲關係，都可以證明。

(7) 賜水=厲水，賜厲聲相近。 賜  $*s-g > s$ ：厲  $*gl > l$ （賜  $*s-g > s$ ：邊  $*sk' > t'$ ：易  $*sg > d > \emptyset$ ）（厲  $*gl > l$ ：薑  $*sk' > t'$ ：噉  $*s-k' > x$ ）

伯元先生的這一組擬音比較複雜，牽涉到詞頭和複聲母問題，在演變上又牽涉到舌根音  $g-$ 、 $k-$  類字，何以會轉變成中古的舌尖音  $d-$ 、 $t-$  類字？

所以我們可以做另外一種考慮，查「薑，丑轄切」、「噉，他達切，又許介切」這些從萬得聲的字，聲母都是  $t'$ - 類；而從易得聲的字，如邊、剔、惕，也都是  $t'$ - 類。似乎和舌根音  $g-$ 、 $k-$  類字並無明顯的牽連，所以「賜水=厲水」的語音關係，可以訂為「賜  $sl-$  水=厲  $dl-$  水」。到了中古音，賜  $sl-$  失落了濁音成分，成為心母字  $s-$ ，厲  $dl-$  也失落了全濁音的  $d-$  成分，成為來母字  $l-$ 。這樣的擬定，或許更單純一些。

(8) 灌水=桂水，灌桂聲近。 灌  $*s-k' > ts'$ ：桂  $k$ （灌  $*s-k' > ts'$ ：堆  $*skl- > t$ ： $*sk'l- > t'$ ：唯  $*sgl > d > \emptyset$ ：摧  $*s-g'r > dz'$ ：睢  $*s-gl > s$ ）

伯元先生的這一組擬音，也採用了  $s-$  詞頭的觀點，把從佳得聲的一系列字，都擬為  $sg-$  型複聲母，顯然其中的  $g-$  成分，是遷就桂水的桂  $k-$  字。我們似乎也

可以從另一個方向思考，由於從佳得聲的一系列字，都屬於舌尖音 *t-* 類字，和舌根音 *k-* 其實並沒有顯明的關聯性。

所以，從佳得聲的一系列字，可以改擬為：

灌 \**st'* > *ts'*：堆 \**t* > *t*：\**t'* > *t'*：唯 \**d* > *ø*：摧 \**sd'* > *dz'*：睢 *sd* > *st'* > *ts'* 是音素易位的現象，精系字的上古來源，往往是透過音素易位形成的。

這個問題，李方桂等上古音學者都曾經加以論證過。*d* > *ø* 是依據「喻四古歸定」的原則擬訂。*sd'* > *dz'* 則是濁音從母字的音素易位現象。*sd* > *s* 是濁音 *d* 成分失落，轉成為心母字 *s-*。整組字的上古音關係，是舌尖音 *t-* 類聲母的互諧。如改為舌根音，在聲系內部找不到可靠的證據。

那麼，「灌水＝桂水」的關係，或可從桂字帶 *d-* 詞頭作推擬。使得灌水和桂水都因為舌尖音 *d-*、*t-* 類字的緣故，而能夠在發音上構成相近。這個 *t-* 詞頭，在漢藏語言當中，是非常普遍的現象。

以上所擬的複聲母當然不是北魏時代所有，而是上古音的遺留，保存在方俗語言中。因此，這些地名的俗讀實為研究複聲母的絕好材料。

#### 4. 未來的發展

複聲母的研究雖然經歷了前後一百年的努力，但是未來還有開闊的研究空間，等待有志於此的學者繼續邁進。複聲母的研究正如同清儒的古韻分部，從顧炎武到江有誥、王念孫，一棒接一棒，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，任何學術的發展都會有這樣的過程，伯元先生已經為這方面樹立了里程碑，後續的學者應當勇於接下這一棒，繼續下去，因為複聲母的研究，目前就像古韻分部的段玉裁階段，正等待著後面的江有誥、王念孫出現，這是有志於聲韻學的同道責無旁貸的工作。

### 三、伯元先生的韻律風格研究——東坡詩

#### 1. 聲韻學和文學的整合

「語言風格學」是一門新興的學科，它是語言學和文學相結合的產物。換句話說，它是利用語言學的觀念與方法來分析文學作品的一條新途徑。原本廣義的「語言風格學」包含了一切語言形式的風格，既涵蓋口頭語言，也涵蓋書面語言，既處理文學語言，也處理非文學語言，而「風格」也包含了體裁風格（或文體風格）、

時代風格、地域風格、個人風格諸方面。目前對於語言風格學的探討，多半採狹義的，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文學作品的個人風格上。

文學和語言學在觀念上最大的歧異，是前者重「價值」、後者重「分析」。文學家以其日常治學的角度來看語言分析，往往會產生疑惑，懷疑作品一旦作了語言分析，正如拆散了七寶樓台、玲瓏寶塔、將置「美感」於何？懷疑你怎樣透過分析去品評作品的好壞優劣？這些疑惑完全是從一個思考面去看問題的結果。也就是以為捨棄「價值」判斷，就沒有什麼可做的了。在文學家的觀念裡，作品材料的分析是機械而刻板的，會使「美感」完全喪失掉。因此，認為這個途徑是沒有意義的。

這就是長久以來，文學家和語言學家思考方式上的分歧所在。文學家所關心的，是作品的「價值」問題，語言學家所關心的是「客觀的分析」，事實上，兩者不是不能交會的。作品賞析，固然可以從文字藝術、修辭技巧、篇章結構、布局、前後的呼應諸方面著手，這是傳統文學關注的焦點；除此之外，作為文學作品媒介物——物質基礎的語言，不也是和作品的賞析、作品的賞析、作品的認識息息相關嗎？它應當是對整個作品了解的一部分。

一般認為「美」的作品，「順口」、「富於韻律感」的作品，透過語言分析，可以具體的說出所以產生「美」的因素，但解釋「美」並非語言風格學的目的，語言風格學只是「如實地」呈現作品的真象。美的作品、不美的作品，一樣都有風格，一樣都可以從事風格分析。「美不美」、「好不好」是文學家的事，是文藝風格的事。

文學家也處理語言問題，像詩詞格律就是，但多半談的是文學語言的格式和規範，仍不脫文體論的範疇。對個人的語言特點較為忽略。語言問題還是得由語言學者處理，才有可能進行深入細緻的語言風格描寫，具體道出個人風格的特色。

## 2.東坡詩的聲韻分析

伯元先生曾撰〈聲韻與文情之關係——以東坡詩為例〉一文，嘗試從聲韻的角度來分析東坡詩。他特別推崇蘇東坡的聲韻造詣，引用邵博《聞見後錄》云：李方叔云：「東坡每出，必取聲韻、音訓、文字複置行篋中。余謂：學者不可不知也。」邵博是北宋李學家邵雍的孫子，邵雍與東坡在北宋同時。又引用岳珂記載：東坡曰：「四海語音，言六皆合口，惟閩音則張口」。關於「六」字的語音，伯元

先生引用北平、濟南、西安、太原皆讀 liou，漢口、長沙讀 nou，南昌、梅縣讀 liuk，成都讀 niəu，雙峰讀 nəu，蘇州讀 loʔ，溫州讀 liu，廣州讀 luk，廈門、潮州皆讀 lak。證明以上十五種方言，只有代表閩語的廈門與潮州音，讀「六」的元音是 a，正合於東坡所謂的「張口」；至於其他各地的方言，不是有 -u 韻尾，就是主要元音為 u。這段話說明了東坡在語言學上，頗為留意。

伯元先生又云，律詩中之奇數句，今所謂出句，出句雖不入韻，但卻用平上去入四聲間隔，以取其錯綜之美，杜詩如此安排，而蘇詩亦往往如此。例如東坡這首詩：

柏州高節冠鄉鄰（平）。絳帳清風聳搢紳。  
豈似凡人但慈母（上），能令孝子作忠臣。  
當年織屨隨方進（去），冕節稱觴見作仁。  
回首悲涼便陳跡（入），凱風吹進棘成薪。

這種平上去入四聲分用的技巧，足見在聲調上的錯綜間隔之美。

元豐七年十日，東坡作〈白塔鋪歇馬〉腹聯疊字以「迢迢」對「冉冉」。迢是定母蕭韻。伯元先生認為凡有 d、t 等音的字，多含有特定的意義。例如：特、定、獨、單、第、嫡、點、滴等是。蕭韻韻值為 -ieu，全部都是元音組成，這種韻母因為無輔音的阻礙，聲音最為舒暢悠揚。另外，這首詩用了一系列的日母字，表示柔弱、軟弱的概念。至於鹽琰韻字則多函胡纖細之義。因為琰韻的韻值為 -jem 或 -jem，前有 -j- 介音，後有韻尾 -m，j 的響度最小，-m 韻尾嘴唇緊閉，也很能符合函胡纖細的這層意思。伯元先生這樣的觀察，很富啟發性。

伯元先生又有〈乾鍋更戛甘瓜羹的蘇東坡〉一文，也是從聲韻角度切入。他先從東坡的人格個性說起，引用《宋史·蘇軾傳論》云：

器識之閎偉，議論之卓犖，文章之雄俊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，而以邁往之氣輔之，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達其有為，至於禍患之來，節義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與氣所為也。

這裡所說的特立之志，就是獨立的意志，不為利誘，不為威迫，行其所當行，為其所當為；所謂邁往之氣，就是孟子所言：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。」的浩然正氣。《宋史·傳論》最後幾句評斷，伯元先生覺得最足以代表蘇軾的立身行事。伯元先生所欣賞的，也正是他的為人行事風格。

伯元先生認為決定文情的因素很多，韻只是其中的一端而已。真軫韻適宜表現凝重的情感，因為真軫韻的韻值是 -en 或近於 -en 的音，主要元音是一個半高的前元音，韻尾是舌尖鼻音，元音高則口腔的張口度就小，有舌尖鼻音 -n 韻尾，則口腔封閉而不暢通，這當然適合表現心情沉重或情緒凝重的感情。他舉例說，宋哲宗紹聖元年四月，東坡貶寧遠軍節度副使。〈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詩〉云：

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灘頭一葉身。山憶喜歡勞遠夢，地名惶恐泣孤臣。  
長風送客添帆腹，積雨浮舟減石鱗。便合與官充水手，此生何止略知津。

伯元先生認為在這種情形下，心情焉得不沉重，所以他選擇了適宜表達凝重心情的真韻。

又留亭望湖亭上云：

八月渡長湖，蕭條萬象疏。秋風片帆急，暮靄一山孤。  
許國心猶在，康時術已虛。岷峨家萬里，投老得歸無。

伯元先生認為蘇軾此時，以一個曾經是皇帝師傅的崇高地位，遭受滿朝小人無比刻薄的迫害。所以他用魚虞韻來透露他滿腔的幽怨。因為魚虞韻的主要元音不是 o，就是 u，不論是 o 或 u，口腔的張口度既小，嘴唇又閉攏，收斂作圓形，最足以表達這種幽咽的情緒。

無窮本坐詩，久服朋友戒。五年江湖上，閉口洗殘債。  
今來復稍稍，快養如爬疥。先生不識訶，又復寄詩械。  
幽光發奇思，點黠出荒怪。詩成自一笑，故疾逢蝦蟹。

東坡用了佳蟹韻來表現他開朗的心情，因為佳蟹韻的韻母是 ai，口腔由侈而弇，嘴唇由張開而伸展成扁平形狀，那情形極像人開口笑時的狀態。杜工部的律詩，頸腹二聯，若用疊字相對，往往可藉聲韻與文辭的配合，而加強情意的對比。例如杜詩〈秋興〉：「信宿漁人還泛泛，清秋燕子故飛飛」。蘇軾詩中，也有很多類似的表現技巧。元豐七年五月十日，東坡作〈白塔鋪歇馬〉詩云：

甘山廬阜鬱相望，林隙熹微漏日光。吳國晚蠶初斷葉，占城蚤稻欲移秧。  
迢迢澗水隨人急，冉冉巖花撲馬香。望眼盡從飛鳥遠，白雲深處是吾鄉。

伯元先生認為腹聯疊字以「迢迢」對「冉冉」。迢的聲母定的讀音正是 d' 或 d，應隱含有特定或確定的意義。蕭韻韻值為 -ieu，全部都是元音組成，這種韻因無輔音的阻礙，聲音最為舒暢悠揚。

### 3. 研究方法的開拓與發展——王力、蔣紹愚、伯元師

伯元先生在語言風格學方面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，把聲韻學、語言學跟文學結合起來，可以推到王力先生的《漢語詩律學》一書。其次，蔣紹愚先生又撰寫了《唐詩語言》一書，都是語言風格研究的里程碑。伯元先生雖然沒有把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結集成書，但是他的東坡研究，已經樹立了很好的榜樣，提供後學者從這個角度繼續下去。這是聲韻學的應用，是聲韻學走出象牙塔的重要一步。這正是伯元先生在學術開展上給後人的啟示。

## 四、聲韻大師的風骨典範

### 1. 憂國憂民浩然正氣——從學術成就的另一面了解伯元師

伯元師是聲韻學家，也是國學大師，這一方面的傑出成就，大家了解地較多，討論的文章也不少，現在我們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伯元師。

伯元師對國家民族具有深厚的感情，對社會也具有悲天憫人的關懷，這些往往表現在他先後發表的一些詩作當中。伯元師在他的《香江煙雨集》當中，對於日本竄改侵華史實的問題，把心中的感慨之情，發諸於詩，寫下了「碧血丹心尚未泯，一士昂然揮健筆」，運用知識分子的一支筆，傳達了國人的心聲。又有一首，是遊

覽了屈原塔，胸中有感，道出「豈惜國土裂，放逐復何悲。丈夫志氣烈，形容已憔悴。」反映了伯元師的家國情懷，引古代楚國的屈原，抒發自己的懷抱。又有一首，云「議政心惟存法統，傳經志在振斯文」從字裡行間，我們可以感覺到，伯元師治聲韻學，不僅僅是一門放在象牙塔裡的知識，更有一份知識份子的正義感。也使我們感覺到，伯元師除了作為聲韻學大師之外，更是一位仁民愛物的智者。

從他的詩中，我們可以體會到「國家民族」與「鄉土地域」原來不是對立的概念。記得梁任公先生研究佛經，認為佛法萬端，不過一個核心，那就是打破「我執」與「無明」，要我們去除心念中的「分別心」，這正是當前我們的社會最需要的涵養。



江蘇省金壇縣段玉裁紀念館  
「仰玉亭」伯元師題楹聯曰：  
『文字工夫追許鄭；音聲成就邁隋唐。』2010.06.14 應邀到江蘇金壇出席段玉裁研討會，當時伯元師因病不克出席，於是，特別找到伯元師題字之亭，拍照寄送在美國養病的伯元師。

## 2. 尋根究柢溯炎黃

在網路上，有伯元師〈連胡會談（連戰胡錦濤）〉一詩，說到：「尋根究柢溯炎黃。底事相爭尚倔強」、「萬里神州重造日，聲威應復漢同唐」字裡行間表現了



發自胸中的浩然正氣，有如暮鼓晨鐘，警醒世人，既開展了寬闊的歷史視野（溯炎黃），也開展了無限的空間視野（萬里神州），這樣的氣魄，在逐漸趨向偏執狹隘的現代社會，更具有特殊的意義。

### 3. 存於詩文，藏諸名山，傳諸後世，為時代作一個見證

伯元師在〈小丑〉一詩中提到「僥倖登真無器度，咆哮匝月致橫災」、「徘徊鎮日謀私利，百姓生涯曷管哉」，對於當年政客的貪污誤國感到十分地悲憤，真是如古人所說的「興，百姓苦，亡，百姓苦。」伯元師對這樣的現象不能無動於衷，只好發自於詩文，藏諸名山，傳諸後世，為時代作一個見證。在網路上，我們還可以看到，和伯元師的詩作〈近事言懷 答陳新雄教授〉：「權謀好發陳年怨，問計無能百業凋」、「此日天人皆怒憤，覆舟民意已如潮」，呼應了伯元師的這份胸懷。這和古代杜甫的社會寫實詩，三吏三別，兵車行、麗人行，有異曲同工的意義。伯元師對社會的關懷，對台灣鄉土的熱愛，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典範，他的憂國憂民，浩然正氣，必然萬古長存。

## 五、結論

從伯元先生的治學精神，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三個重點。

### 1. 章黃學派的宏大與開拓

過去往往有學者誤解章黃學派傾向於停滯保守，只能夠為前人作註解，在學術發展上，總是原地踏步，我們觀察了伯元先生的著作成果，顯然並非如此，正好相反，章黃學派具有不斷發展與不斷開拓的動力，這正是我們應該重視與學習的地方。章黃學派不僅僅是一個中國古老的學派，它有能力走向世界，與國際接軌。

### 2. 複聲母研究的後續發揚與提升

伯元先生給我們的第二個啟發，是他在上古音的研究上，繼續前輩學者的努力成果，對複聲母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闡釋。複聲母留下的遺跡，正如侏羅紀的恐龍一樣，在不同的地層中處處存在著化石、骨骼、腳印，有眼光的古生物學家，重建了侏羅紀的公園，同樣的，有眼光的聲韻學家，也能夠敏銳的看到古書地層中的古音化石，用科學方法重建兩千多年前的漢語聲母真相。伯元先生以他治學的敏銳眼光，發掘了《水經注》當中保留的種種複聲母痕跡，重新詮釋了《水經注》的語料

價值，我們希望後繼者能不斷的從浩瀚的古籍文獻當中，運用嶄新的眼光，繼續複聲母的研究。

### 3.聲韻學和語言風格學的結合

有人說，聲韻學是象牙塔裡知識，是少數人孤芳自賞的學問，伯元先生的東坡研究打破了這個迷思，把聲韻學跟文學結合起來，這正是近年來逐漸被注意的一股潮流，這個方向使的聲韻學有了應用的一面，也使的文學的賞析開展了新的層面、新的視野，把語言研究和文學研究，這兩個原本是互不相謀的領域，打通了交流的管道。這正是近年來語言風格學所努力的大方向，這條研究途徑使的聲韻學變的靈活、變的更有出路，也使文學專業的學者領略了聲韻研究的重要性，這樣的認知，伯元先生的貢獻居功厥偉。

